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五千八百二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器甲之制

器甲之制其工署則有南北作坊院有弓弩院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課南北作院歲造塗金脊鐵甲等凡參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弣弓等凡千六百

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備軍行之用京師所造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視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步弩以試戎具精緻犀利近代未有開寶三年五月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本軍之司俟出征則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得署隨身器械時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

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至道二年二月詔先造光明細鋼甲以給士卒者初無襯裏宜以紬裏之俾搥者不磨傷肌體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歸宋獻木羽弩箭箭裁尺餘而所激甚遠中鎧甲則斡去而鏃存牢不可拔詔增歸宋月奉且補其子為東西班侍三年四月神騎副兵馬使焦偓獻盤鐵槊重十五斤令偓試之馬上往復如飛命遷本軍使八月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所製火箭火毬火

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等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先是相國寺僧法山本洺州人彊姓其族百口悉為戎人所掠至是願還俗隸軍伍以効死力且獻鐵輪撥渾重三十斤首尾有刃為馬上格戰具詔補外殿直五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砲以獻詔沿邊造之以充用六年十月給軍中傳信牌其制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

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因冀州團練使石普之請也
仁宗時天下久不用兵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
之半是歲詔作坊造鐵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
鎮戎軍六年詔外器甲久不繕先遣使分詣諸路閱視
修治之景祐二年罷秦州造輸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
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鍛人竝以私有禁兵律論先
是嶺南為盜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
言故著是令四年詔作坊製栓子槍柰槍各五萬康定

元年四月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
弓手又詔河東彊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
之八月詔陝西製柳木旁牌慶曆元年知州楊偕遣曲
陽縣主簿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神盾劈陣刀手
刀鐵連槌鐵簡且言龍虎八陣圖有竒有正有進有止
遠則射近則擊以刀盾彼蕃騎雖衆見神盾之異必遽
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無不勝者歷代用兵未有經慮
及此帝閱于崇政殿降詔獎諭其後言者以為其器重

大緩急難用云二年詔廊延環慶涇原秦鳳路各置都
作院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四年賜廊延
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
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仍約為程式預頒之八年
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
聽人告捕皇祐元年御崇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
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鎌石火
網三刃黑漆順水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砮脚車衝

陣劍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四年河北河東陝西
都總管司言郭詔所造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
軍陣之用詔弓弩院如樣製之除詔為廊延路鈐轄許
置弩五百募土民教之既成經畧夏安期言其便詔立
獨轅弩軍五年荆南兵馬鈐轄王遂上臨陣拐槍至和
元年詔河北河東陝西路每歲夏曝器甲有損斷者悉
令完備如復閱視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竝
貶秩嘉祐四年詔京師所製軍器多不鋒利其選朝臣

各一員揀試之七年詔江西制置賊盜司在所有私造兵甲匠竝籍姓名若再犯者并妻子徙淮南熙寧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而增修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所獻蓋弩類也以檠為身檀為弰鐵為韜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登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

器分三等以聞又詔內庫凡器甲擇其良若干條上四年詔諸路遣官詣州分庫藏甲兵器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峽不與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蔡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為大環是歲詔權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詳定軍器制度起以為一己之見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監官工匠審度法度所宜庶可傳久詔從之時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

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克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之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貴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蔽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修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膠角羽之材

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
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
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
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
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
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大抵雩為此言
以迎逢上意欲妄更舊制也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
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

公事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
州置都作院凡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
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軍器監
奏以利害頒諸路作院為式是年冬以騎兵據大鞍不
便野戰始製小鞍皮鞵木鞞長於回旋馬射得以馳驟
且選邊人習騎者分隸諸軍時周士隆上書論廣西交
趾事請為車以禦象陣文彥博非之安石以為自前代
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國士隆策宜可用因論自古

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試以觀其孰利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戰車以進七年判監呂惠卿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馬步三司令定奪去取而逐司不過取責軍校文狀以聞非獨持其舊說不肯更張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臣於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同議帝乃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曰便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

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括牛皮角筋能命數羨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曰鴨觜曰出尖四楞曰一挿刃鑿子凡四種推行之八年詔河北拒馬或多以竹為之不足當敵令軍器監造三萬具赴北京澶定州又令計河北所少兵器製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費材力又詔民戶馬死舊不以報官者竝報輸皮筋以克用帝慮置監未有實効而虛用材役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令條畫以聞軍器監奏置監以來增造兵器若干為工

若干視前罷增而上省帝復詰之且令與御前工作所較工孰省驗罷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且往年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剝弓弩隙由此生今令內臣較按軍器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累累說軍器監事若不較見事實即中外便以為聽小臣譖愬今令得實行法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誠當如此若每事分別曲直明其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軍器監事不須比較帝曰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

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其後安石卒以辯口解帝之疑而軍器監獲免欺冒之罪冬十月軍器監欲下河東等路采市曲木為鞍橋帝以勞民費財不許是時河東陝西廣南帥臣邀功不已請增給兵器帝各令給與之至是有乞以耕牛博買器甲者元豐元年冬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製造帝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刃刀五萬五千口二年御批有曰河東路見運物材於緣邊造軍器顯為迂費張

皇可令軍器監速罷之三年吉州奏奉詔市箭筈三十萬非土地所產且民間不素蓄乞豫給緡錢期以一年和市從之時西邊用兵久不解四年春陝西轉運使李稷奏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皆無之乞於永興軍庫以餘財立法營辦七月涇原路奏修渭州城畢而防城戰具寡少乞給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槍三劔箭各欲依法式製造詔圖樣給之五年七月廊延路計議邊事所奏乞緡錢百萬工匠千人鐵生熟五萬斤牛馬皮萬張造

軍器竝給之八月詔令沈括以劈陣大斧五千選給西邊諸將十一月陝西轉運使李察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監司提舉從之六年二月詔熙河路守具有闕給羶三千領牛皮萬張運送之八月從環慶路趙高之請以神臂弓一千箭十萬給之未幾賜蘭會路藥箭二十五萬七年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言秦鳳路軍器見闕名物計四百三十餘萬使一一為之非十餘年可就乞自京給賜詔量給之帝性儉約有司造將官皮甲欲以

生絲染紅代麇牛尾為瀝水帝惜之代以他毛於一弓

一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盡心焉弓曰闊閃促張弓罷

長稍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藥竹穿皮為之以易桐木

牌改素鐵甲為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抃閩守

勲等所定制云八年十月詔內外所造軍器以見餘

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即罷遣之元祐元年詔三路

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收貯勿得以破損拘民

整治八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

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
務得中道他非要切竝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
少弛紹聖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備全為虛文恐緩急不
足備禦請稍推行熙寧之詔常令封樁排桀依雜隊法
從之元符元年詔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
三十萬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於是軍器監所造
歲益千餘弓是歲詔河北沿邊州城壁樓櫓器械各務
修治有不治者罪之先是二廣路土丁令依熙寧指揮

修置器械三年知端州蕭利上疏極言傷財害民其弊非一乞住買槍手器械疏奏不報崇寧初臣僚爭言元祐以來因循弛廢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攷察一如熙寧時矣時有詔造五十將器械從工部請令內外共造由是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立焉初從邢恕之議下令創造兵車數十乘買牛以駕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且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姦吏旁緣而因為民害者深矣崇寧

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車大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將舊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詔卒以許彥圭式行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由正塗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砦駐軍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遂非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間雖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况於車乎臣聞此車

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其說朝廷以麟熟於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其車比於常法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東來兵夫牽輓不行以致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棄車而逃者往往而是夫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難運致則為諸路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彥圭但圖一官之得不知有誤於國此而不誅何以懲後今乞便行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元豐之時河

北河東路軍器每季終委逐路職司更互攷察元祐罷之四年因工部之請復行之大觀二年手詔曰前東南備禦指揮深慮監郡縣吏急切者依法害民廢職者慢令失事如築城壁造軍器收戰馬習水戰之類竝可量度工力計以歲月漸次興作毋得急遽科斂及差顧百姓使急不擾民緩不廢事然後為稱尋詔限十年一切畢工四月罷黎雅等州市斃牛尾慮為民害八月提舉御前軍器所奏乞如崇寧五年指揮下諸路買牛角四

十萬隻筋十萬斤從之政和二年二月詔諸路州郡造軍器有不用熙寧法式者有司議罰具為令六月又詔並用御前軍器所降法式前二月指揮勿行三年詔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是歲姚古奏更定軍器曩時甲二副今拆造三副曩時手刀太重今皆令輕便易用曩時神臂弓砮二石三斗今砮一石四斗從之悉下諸路改造六一軍器少監鄧之綱奏國家諸路為將一百三十有一訓練士卒各給軍器以備不虞惟河北諸將

軍器乃熙豐時造精利牢密冠於諸路臣恐歲久因循多致損弊乞自河北陝西路為首令諸路一新戎器仰稱陛下追述先志儲戎器壯國威之意從之七年之綱三上奏一言修武庫二言整軍器大省國用詔升之綱為大監又遷一官時宇文粹中賜對崇政殿奏武庫事因奏武庫有祖宗所御軍器十餘色乞編入鹵簿圖志遇郊兵重禮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且示不忘創業艱難意是年御筆以武庫當修軍器近一億萬其中箭

鏃五千餘萬用平時工料須七十年餘然後可畢於是
令鄧之綱分給沿流作院限三年修之而權住三年上
供軍器八年以之綱奏諸路歲起上供料買分數待免
三年綱發然自時厥後申明郡縣牛皮角筋之禁紛然
為害者之綱之請也宣和元年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公事鄭濟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額製造軍器今
年製造已足躬親試驗竝依法式不誤施用詔加旌賞
以為諸路之勸然自是歲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

不已而較數嘗闕繕修無虛歲而每稱弊壞大抵中外
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而馴致靖康之禍矣靖康初
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賞刑而卒亦無補時通判河
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累有軍馬經過
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
博易熟食名為寄頓其實棄遺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間
得器械四千二百餘物此乃太原援師尚且棄捐器甲
則他路軍馬事勢可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帝善旂

奏賞以一官初御前軍器監軍器所萬全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五千六百餘又於諸道增二千九百餘本券外復增給日錢百七十月米七斗半於是內庫累歲兵械山積而諸軍悉除戎器三十六年詔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物料悉蠲之有司奏物料減三之一工匠二千雜役兵五百為額舊軍器所得專達建炎中嘗以閹官董懋提舉尋罷之紹興五年隸工部復以中

人典領三十年工部言非祖宗建官意詔依條檢察孝宗受禪增提點官一員御史力論其不可復隸工部馬時造車之制渡江後東南地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為主宗澤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獻車式皆不復用而屬意甲冑弧矢之利矣建炎初上諭宰執曰方今戰士無慮三十萬若皆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彊敵無足畏也造弓必用良工善價紹興三年提舉製造軍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裝甲一又長齊頭甲每一甲用工百四

十一短齊頭甲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裝甲為定式
席益言諸州造馬蝗弩不若令造弓詔竝改造弓弩內
馬蝗弩改手射弓紹興四年軍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
造甲緣甲之式有四等甲葉千八百二十五表裏磨鋸
內披膊葉五百四每葉重二錢六分又甲身葉三百三
十二每葉重四錢七分又腿裙鶻尾葉六百七十九每
葉重四錢五分又兜鍪廉葉三百一十每葉重二錢五
分并兜鍪一孟子眉子共一斤一兩皮線結頭等重五

斤十二兩五錢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兩若
甲葉一一依元領分兩如重輕差殊即棄不用虛費工
材乞以新式甲葉分兩輕重通融全裝共四十五斤至
五十斤止詔勿過五十斤三十二年詔江東安撫司造
木弩五千箭五十萬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
依式製箭百萬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木鶴背弩二
千箭十萬又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
謂精巧其屋藏之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

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

其勁可穿重甲最為利器往歲調發弓不免損失存者
歲久亦漸弛壞今考諸軍見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
人合用兩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備出戰合用弓萬七
千六百八十有四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餘皆不堪
施教乞下鎮江都統司足其額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
圖言弓矢之利貴於便疾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
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

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若臨敵之際便疾反出神臂下上曰平原曠野宜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統司詳議以聞既而都統制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楚州兵馬鈐轄言弩之力勁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鏃狀若鋏所發何啻數百步洞穿數人江上諸軍有弩式皆廢不修詔兩淮荆襄沿邊城守各製二十枝御前軍器所亦如之紹熙而後日造器械數目山

積開慶元年壽春府造鬮筒木弩與常弩明牙發不同
箭置筒內甚穩尤便夜中施發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為
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聞
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有
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
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為
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枋梁
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

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陴籬
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

謹案卷一百九十六第三十六頁後八行一遵其
制刊本遵訛導今改

卷一百九十七第十三頁前五行毋得急遽科歛
刊本毋訛每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二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五十一

兵十二 馬政

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而規制備具自建隆而後其官司之規廢牧之政與夫牧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曰券馬曰省馬曰馬社曰括買沿革盛衰皆可得

而考焉凡御馬之等三

入殿祇候十五匹別駕十四匹從駕一十四匹

給用之

等十有五

曰揀中曰不得支使曰添價曰國信曰臣僚曰諸班曰御龍直曰捧日龍衛曰拱聖曰驍

騎曰雲武騎曰天武龍猛

羣號之字十有七

曰左曰右曰配軍曰雜使曰馬鋪

曰水曰官曰吉曰天曰主曰王曰方曰與曰來曰萬曰小曰官曰退

毛物之種九十有二

叱撥之別八青之別二白之別一烏之別五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騮之別八駟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駒之別八駮之別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

其官司之規則太祖

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二使領

之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為天廐坊雍熙四年改天廐

為左右騏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
真宗咸平元年勅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
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
司京朝官為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
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
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州曰
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州曰安
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單鎮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

為羣牧制置使又別置羣牧使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
凡廢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
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員
又置左右廂提點又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
監病馬又詔左右騏驎院諸坊監官並以三年為滿如
習知馬事願留者羣牧司以聞而徙涖他監焉其廢牧
之政則自太祖置養馬務一葺舊務四以為牧放之地
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於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

萬二千餘疋內阜充叔始分置諸坊牧養之時殿直李
諤坐贓監牧許州盜官菽馬多死并主吏斬於市又詔
擇豐擴地置牧龍坊八以便牧養淳化二年十二月詔
圉人取善馬數十疋於便殿設卓棧教以秣飼且以其
法諭宰執仍頒於諸軍復以醫馬良方賜近臣嘗從趙
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牧
放不費芻秣生駒蕃息足資軍用至是守倫復言諸坊
牧馬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

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
即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役並從之真宗大中
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
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
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
一疋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
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
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名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

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驥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
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
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
昌監為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
為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
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
河北既而詔取原武監馬赴京師移河北孳生馬牧於
原武八年羣牧司上言原武地廣而馬少請增牧數詔

以淇水第二監四歲馬屬原武歲取河北孳生四歲馬
分屬淇水第二并原武監移原武下等馬牧於靈昌鎮
廢監仍隸原武九年詔諸監孳生駮馬四時遊牧勿復
登廢明道元年議者謂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
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
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
騏驥院馬洛陽單鎮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
以牧河北孳生馬景祐二年揀河北諸監馬一千九百

牧於趙州界隸安陽監既而詔廣平廢監留其一以趙州界牧馬復隸焉所餘一監毋毀廢舍四年復以原武第二監為單鎮移於長葛縣以縣令都監兼領之五年詔院坊監馬歲留備用外餘為兩羣牧於咸豐門外牟馳岡凡收養病馬估馬司騏驎院取病淺者送上監深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天聖六年詔月以都監判官一人提舉八年言者謂上監去京城遠送病馬非便詔廢之以病淺馬分屬左右騏驎院六坊監季較拋死數

歲終第賞罰更以騏驥院官迭往提舉明道二年復置
上監易名天垆養無病馬病馬并屬下監景祐二年詔
以收養監馬團羣牧於陳許州界鳳凰陂免耗芻菽歲
以為常治平二年詔院坊監馬之病不堪估賣者送淇
水第一監別為一羣以收養之凡馬之孳生則大名監
洛衛相州七監多擇善種合牝牡為羣判官歲以十二
月巡行坊監閱二歲駒點印第賞收兵諸軍收駒及二
歲即送官天聖七年羣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判領同

羣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不及四分並
罰奉死數少生駒多即奏第賞三歲都比以該賞者聞
今請申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
滿較總數為賞罰詔從之嘉祐八年羣牧司言孳生七
監每監歲定牝馬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為
定數治平二年詔諸監生駒滿三十月已上每歲點印
選壯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監餘雜大馬悉送河南三監
其淇水第二監馬候滿六十月給配諸監諸監牝馬滿

三十月本監別立羣牧放候滿五十月乃撥配他監凡

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錢

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

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諸

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

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

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

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

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
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
制勝關浩亶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
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
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
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
已太祖時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
界盜馬入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留意撫綏詔禁之太平

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疋六年詔內屬戎人驅

馬詣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十二

月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既

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駑即

印識之許民私市馬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八年有

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天

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國馬倍於先朝廣費芻粟乃詔以

三歲已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先是市馬以三歲已上十

三歲已下為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十歲已下既而
所市不足羣牧司以為言乃詔入券并省馬市三歲已
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竒嵐軍自今省馬三歲四
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
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上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
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中賣所
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
四年羣牧司奏河北諸軍闕馬請製等杖六付天雄軍

真定府定瀛貝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
直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
千四百五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
十至八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充直以
第一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
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
尺二寸其直自五千至二千凡五等宰臣樞密使
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雜閣

門使已上三升朝官閣門祇候已上一餘命官至諸司
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步軍都指
揮至軍頭司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並邊七州軍免出
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者官給二年詔河
北州軍置場市馬雖除等樣如聞所得不廣宜加增直
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千第三等二萬四千
第四等以下及北馬即依舊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遞減
一寸慶歷四年詔河北點印民間馬凡收市外見餘二

萬七百除坊郭戶三等鄉村三等已上養飼如舊餘點
印者悉集揀市五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於府州
岢嵐軍六年詔陝西河東社馬死者本營鬻錢以助馬
直至和元年詔蜀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自今以春秋
冬部送陝西四路總管司二年脩陝西蕃馬驛羣牧司
每季檄沿路郡縣察視之邊州巡檢兵校聽自市馬官
償其直又詔陝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於秦州
歲以為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於秦州以

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
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給以解
鹽交引即不耗度支縑錢其券馬姑存以來遠人歲可
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七
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
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梳腰帶錦襖子蕃官回紇
隱藏不引至者並以漢法論罪歲募及二千給賞物外
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加等給賞今原渭德

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詔從之先是詔議買馬利害吳奎等議於秦州古渭永寧砦及原州德順軍各令置場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充馬直不足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行之八年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修古渭砦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敵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砦中場蕃部馬至徑鬻於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原渭州

德順軍買馬官永興軍養馬務如原州德順軍并渭州同判三年為任悉以所市馬多少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償止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易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羣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歲詔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闕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三十千久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厯詔書第三等三十

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衆官軍仰給焉先是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大抵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疋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疋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

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侵冒者多矣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侵民田遣中使檢視疆理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

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
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
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
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
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
草地自今毋得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羣牧使歐陽修
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河曲之野內
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没入蕃界

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旱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二萬三千凡支

配驥驥院估馬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於便殿數毋
過一百凡配軍視其奉錢之數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
三寸奉錢自一千至三百為四等差次給之至五月權
止外州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路歸遠雄武軍士
配以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數配填慶曆四年
詔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分他州軍府界巡
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毋過三十千是歲詔諸路以
馬給軍士比試武技優者先給比試兩給闕馬十疋以

下全給十疋以上如舊數支至和元年詔軍士戍陝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六分凡主兵官當借馬者至罷兵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賜所借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軍都指揮使一外州在官當借馬者經畧使三總管鈐轄二路分都監承受極邊砦至監押都巡檢把截保丁指揮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論以違制寶元元年詔羣臣例賜馬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

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馬直少卿監已上三十五千
內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羣臣假官馬進奉者置籍
報左藏庫償直四十千其後多負不償乃詔借馬者先
輸直久逋不償者剋其奉料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
後又變為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
彥博曰羣牧官非人無以責成效其令中書擇使卿舉
判官異國馬蕃息以給戰騎於是以北部員外郎崔台
符權羣牧判官又命羣牧判官劉航及台符刪定羣牧

敕令以唐制參本朝故事而奏決焉熙寧元年又手詔
彥博等曰今諸州守貳雖同領羣牧而未嘗親蒞職事
其議更制應監牧郡守貳並朝廷選授與坊監使臣皆
第其能否制賞罰而升黜之宜立法以聞又手詔曰方
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效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
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
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今
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

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

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

官以領廢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

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

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

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

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

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先是羣牧司請於

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治所各置一監以便給軍乃遣

官下諸路詳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初內外班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

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榜罰吏緣牧事

害民棚井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

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田

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月芻

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

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而兩監司

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

牧司始議廢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

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

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
焉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
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淤田司請廣行
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
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
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
自羣牧使而下賜賚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祕書
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

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樁法論初
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奏於岷州床川荔川閬川砦通
遠軍熟羊砦置牧養十監議者繼言蕃馬法帝欲試之
近甸六年手詔樞密院牧馬重事經始之際宜得左右
近臣以總其政今自霧澤陂牧馬所造法始於畿內置
十監以次推之諸路宜令樞密院都承旨張承一副都
承旨張山甫經度制置權不隸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
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主之已而其說皆不效八年

同提舉經度制置曹誦言自崇儀副使溫從吉建議劾
孳生監迨今二年駒不蕃而死者益衆乃命御史臺校
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已十分之六
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
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
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
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

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

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
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
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時又有
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
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覲言先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臺
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
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羣牧司者
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宗寧

中始詔如元豐舊制給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暉內殿宗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項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

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
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
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
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
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
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
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
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

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項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

事曰元祐中復置牧監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疋而不
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
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收萬
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
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
司而東平監仍廢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
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
二百疋以下至河東路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

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大

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

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

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

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

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

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

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

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
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
利則六路新邊間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
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
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疋於
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砦
闕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
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

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
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皆趣令牧守提
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衆七年有司言給地增
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
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
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
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
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

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正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

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

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

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

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保甲養馬者自熙

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

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

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

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

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
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
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
與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曩遂盜賊外乘
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
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
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
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
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東
騎軍馬萬一千餘足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
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
足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
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為
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
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

於民決非所願况減軍馬五千足邊防事宜何所取備
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
於理為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
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
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
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
草而增馬數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
騎戰且以本路鹽息錢給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仍

以五年為限七年詔京東西路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疋足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陳也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充肥及孳息者願以私馬印為保甲者聽養馬至三疋蠲役外每疋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雅又令每都歲

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為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
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詔如元
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
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
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
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
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
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

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歷中嘗詔河北

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
孝寬以為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
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元豐三年春
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
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
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

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羣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

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

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

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瘁劣亡失者責償蕃部

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

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廊延秦鳳涇原路準

此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

直七年遂詔河東廊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

兵河東就給本路廊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

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至於牧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馬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復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

於熙河而又多羸憊乃罷本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
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
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
於熙河秦鳳矣熙寧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
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
延慶言威雅嘉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
委知州砦主以錦綵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
人盜邊及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元

豐中軍興乏馬六年復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州靈闕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寧五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馬者惟沈黎所市為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蠻人為市第存優恤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熙寧中罷券馬而

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
司復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羣牧者為緡
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
師閔奏復行之令蕃漢商人願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
諸場驗即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為券
馬既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
及釐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修撰以
賞其功時議既不以券馬為是主管買馬閻令亦言其

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為之而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羣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元豐三年復罷為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

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
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
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
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七
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
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
一宗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
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

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
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
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
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損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
馬萬七千一百疋而羣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
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疋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
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疋三
年而會之以十分為率及六分七釐者進一官餘分又

折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
優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
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疋歲費五十萬緡後遂
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崇寧四年提舉程之
邵孫鼇牾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疋各遷一官鼇牾仍
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前良馬及三
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漸等更以遵用
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如此類頗衆賞典

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已支配舊制自御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馬為下熙寧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閣門祇候以上充三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羣牧司又言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馬總三千餘疋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

矣熙寧初詔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餘萬以充其費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斂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即以為買馬之數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為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

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疋給鄜延環慶路正兵餘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復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官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十九年詔馬五百疋為一監壯一而北四監為四羣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

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

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

郢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

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馬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

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

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

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

為萬二千九十四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八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六百緡歲發三衙馬

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覬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貿馬以茶錦不堪藉口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

司步司各千川馬良者二百進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楫請市馬赴行在紹
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帥
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
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純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
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
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尤駟

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足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

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餘以付江上諸軍寶慶四年
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
咸淳未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
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
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
面寧即放歸又云陳巖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
此其驗也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
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複嶺

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
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
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
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二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刑法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鑿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懾殺戮

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墮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寔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

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
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
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
益繁已而儉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
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
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
撫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

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實儀等上
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
天下叅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
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
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艾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
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
當時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
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仁宗嘗問輔臣曰或

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

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厯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

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琦又言自慶歷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歷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

六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千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更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

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
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
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
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
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
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
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

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厯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銜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徽宗

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抵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實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

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
在吏猶得以為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
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在
京通用敕內有已嘗衝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
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
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
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
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至乾

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抵牾難以
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
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
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
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
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為具例淳熙初詔除刑部許
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勲許用獲盜推賞例并乾道經置
條例事指揮其餘並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書

尚多抵牾詔戶部尚書蔡沈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
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
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
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
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
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
丞相京鏗始上其書為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
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

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
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為成法者或已有舊
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為常法者
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攷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
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
新書刪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釵入者四百條增入
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
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

時有增損不可勝紀云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除
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寔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法
不悖而宣於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
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
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
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
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
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

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
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
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週二寸厚及小頭徑
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先是
藩鎮跋扈專殺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刑部按覆之
職廢矣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
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
軍與司法掾參斷之自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

覆察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由是皆務持平唐建中令竊盜贓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贓滿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初深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獨以其太重嘗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既而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

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贓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為私罪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

輕繫即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為
常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凡御史大理官屬尤嚴選
擇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
定國治獄天下無寃民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以勉之
八年廣州言前詔竊盜贓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
稽滯請不俟報帝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固
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
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在京獄

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

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
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
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
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
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
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繫往往猶以根窮為名追
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合外縣罪人

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歷長吏檢察三五日
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即往決
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司亦言部內州繫
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乃
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先是
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夤緣細微道路非理
死者十恒六七張齊賢又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慮
問若顯負沈屈致罷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其

干繫者免錮送迺詔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三百人者迺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禁數件析以聞其鞠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他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訴

父被繫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不辭勞爾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決

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又嘗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按覆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係即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鞠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

貫一年它如舊制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
於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寃滯耳十月親錄京城繫
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
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
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
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
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
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

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見各帝紀先是太祝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

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
謹法之意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三年始
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令諸州訊囚不須衆官共視申長
吏得判乃訊囚刑部張佖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稍峻
條章以責其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
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
吏則停任尋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
勿復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

為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陸辭日帝必臨遣諭
之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狀
著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所駁
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齡言舊
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斷語乃具
奏至開寶六年闕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覆詞今宜令
大理所斷案牘寺官印署送詳覆得當則送寺共奏否
即疏駁以聞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州

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稽留不決按讞不實長吏則劾奏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

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詔
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即兩省給舍以上
一人親往慮問尋又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鞠
問不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
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亦遣臺使乘傳按鞠數年之間
刑罰清省矣既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
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至道二年帝聞諸州所斷大辟
情可疑者懼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迺詔死事有可

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部內詳練格律者令決之須奏者乃奏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責保於外景德三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

者所在即寘大辟頗平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
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四年復置諸路提
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遘東
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
夫受寃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
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
以使臣副之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地控
邊要尤必得人須性度平和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

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內出御前印紙為歷書其績效代還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知審刑院朱選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證佐明白望論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從之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鬻副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

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蓋真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嘗用初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况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

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勅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况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天禧四年乃詔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偽

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

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權住區斷過
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
禁錮奏裁在仁宗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而克自抑畏
其於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詔內外官司聽獄決罪須躬
自閱實毋枉濫淹滯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
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
獄疑者讞所從來久矣漢嘗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

失所以廣聽察防繆濫也時奏讞之法廢初真宗嘗覽
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
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
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而有司
終慮淹繫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
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
貞觀四年斷死罪三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
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

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
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
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
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
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
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
狴犴而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天聖四
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

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繫獄乃不以聞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

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過十五兩初真宗時以京師刑獄多滯寬置糾察司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八年御史論以為非體遂詔勿報祖宗時重盜剝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欲寬之詔死者上請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纔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改官法直官與

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獄有重辟獄官毋預燕遊迎送
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減十日
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
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
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斷獄有期日而
炎暘之時繫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
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猶以斷獄淹滯又詔
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

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為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羣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承平日久天下生齒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衆而有司未嘗上其數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紱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凡在京班直諸軍請量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為侵漁神宗謂

非所以愛養將士之意於是詔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為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諸坊

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
敕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目一百十分等至三百
千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
雖按問亦全給呂嘉問嘗請行貨者宜止以不應為坐
之刑部始減其罪及哲宗初嘗罷重祿法而紹聖復仍
舊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
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
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

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
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
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
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隣州雖非重
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
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
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
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棧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凡重

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

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
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
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
寔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
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復立妻孥編管
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先是曾布建
言盜情有重輕贓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

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是盜
之生死係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
毆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
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
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
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汙辱良
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
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

矣及布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減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讐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

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先是諸路經
畧鈐轄不得便宜斬配百姓趙抃嘗知成都乃言當獨
許成都四路王安石執不可而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
之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
書復刪定敕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及抃
移成都又請立法御史劉季孫亦為之請依舊便宜從
事安石寢其奏武臣犯贓經赦叙復後更立年考升遷
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熙寧六年樞密都承

昔曾孝寬等定議上之大槩倣文臣叙法而少增損爾
七年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
罷其職奉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時川陝絹
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銅錢之一近
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至重法
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元祐二年刑部大理
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
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

事四日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舉劾約法狀並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

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干邊防軍政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刑部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

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
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
轄將校節級與首率衆者徒一年情輕則杖百雖自首
不免政和間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情
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邇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加
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
以稱欽恤之意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
杖傷膚敗體有惻朕懷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條制違者

以違御筆論又曰其情理重害別被處分若罪至徒流
方許制勘餘止以衆證為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捶考
其合庭訓者並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
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為命官立文其後相
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
罪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從去官法左道亂法妖言惑
衆先王之所不赦至宋猶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
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姦軌不

遲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謹案卷一百九十八第一頁後一行入殿祇候十
五匹別駕十四匹刊本十五訛六五十四訛下
四據監本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迹此推之刊本推訛臣又臣往
年出使刊本臣訛推並據通考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刊本八
年訛萬年據監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決非出於驅迫刊本驅訛軀

據通考改

卷一百九十九第十九頁前二行過天慶節即決
之刊本過訛遇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謄錄監生 臣 徐士俊